



走近八公山纪家郭放牛山,我发现芳草地里有个高大的土堆,前有墓碑,上刻著名书法家司徒越题写的“赵大将军廉颇之墓”八个大字。廉颇是赵国大将,怎么会死到楚地来了?

对于廉颇,我一直为之抱屈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将廉颇与蔺相如“合传”,并把廉颇作为蔺相如的陪衬。“合传”的结尾,司马迁独独大赞蔺相如:“相如一奋其气,威信敌国,退而让颇,名重泰山,其处智勇,可谓兼之矣!”司马迁盛赞蔺相如,当然非常有道理,一代史家的臧否不是任意为之的。但我总是觉得,“赵之良将”廉颇也有着独特的价值,在廉、蔺合作的过程里,他并不仅仅只是蔺相如的陪衬。

赵惠文王二十年(公元前279年),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(今河南渑池)。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“渑池会”上,赵国上大夫蔺相如勇于抗争,整个会会过程里,秦国始终不能占上风。这固然表现了蔺相如非凡的外交才智和胆略,尽管秦国在渑池之会上大失颜面,却也不敢轻举妄动,这是顾忌赵国大将廉颇的“盛设兵以待秦”。没有廉颇大军作实力后盾,就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敢于奋勇抗争,接下来的结果恐怕也不会太美妙。弱国无外交,文与武两手相当,两手都硬,才可能会有外交上的胜利。蔺相如的文韬,加上廉颇的武略,才有赵国的强大。

廉颇虽然高傲,但从不出里拐弯地整人坑人,更没有仗着军功而胡作非为。做人做事,立身处世,一派大丈夫气概,光风霁月。我看“将相和”是取决于双方因素的,蔺相如以外交之功拜为上卿,位居廉颇之上。廉颇不服也有道理,所以才有“我为赵将,有攻城野战之大功”这样的话。在这时候,蔺相如充分体现了虚怀若谷的宽广胸怀,忍辱负重,以国家利益为上。因为在蔺相如看来,“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,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,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,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但廉颇也是深明大义,知错必改,毫不文过饰非,所以他在明白了蔺相如所以再三谦恭退让、避免跟他冲突的原因之后,就坦诚地肉袒负荆,前往蔺相如府上请罪。廉颇对蔺相如说:“鄙贱之人,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。”两人“卒相与欢,为刎颈之交”。在这个“将相和”的故事里,蔺相如胸怀博大,廉颇也是光明磊落,因此才会“相与欢”,共同为赵国建功立业。

遗憾的是,赵孝成王后来中了秦国的离间计,削夺廉颇的兵权。廉颇从长平免职回家,失去权势的时候,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了。等到再度被重用当上将军,门客们又都聚拢上来。廉颇没好气地说:“你们都离开我吧。”可是那些门客似乎都很无赖,说:“哎呀!您怎么这么晚才看到呢?天下的人都以市场的道理进行交易,您有权势,我们就随从您;您失掉权势,我们就离开您,天下的道理本来如此。您有什么可抱怨的呢?”我不知道廉颇对这种势利的“理由”会有什么反应,司马迁没有再写下去。

廉颇的晚景是凄凉的。赵孝成王二十一年(公元前245年),赵王派廉颇去攻打魏国的繁阳(今河南内黄)。同年,赵孝成王死去,其子继位,即悼襄王,他对廉颇有成见,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和重用廉颇。再加上廉颇为德高望重的老臣,时常对赵悼襄王的错误进行规劝,悼襄王对廉颇更加不满。其宠臣郭开为人谄佞,历被廉颇鄙视,因此怀恨在心,于是也乘机攻击廉颇老而无用,攻打魏国时间长而无功,提出用乐乘代替。赵王听信谗言,就派乐乘替代廉颇为攻打魏

大历史,小工匠。择一事,终一生。

2017年的某个周末,随手翻开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序言中这短短的12个汉字,就吸引了我的注意,让我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书中描绘的世界中,直至读完,仍意犹未尽。

书的篇幅并不长,静默的文字叙述着一个又一个日常,读来虽没有同名纪录片那么多的感官冲击,但画面感却意外地没有被丝毫削弱。不论是文中大师高超的修复手艺,还是用拿着盖过文物的纸去接故宫里长熟的杏子,抑或是流浪于深宫中的御猫后代,通通跃然纸上,生动又形象。

合上书页后,再次看到那个赭红色宫墙做的封面,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“工匠精神”——敬业、精益、专注、创新。文中有提到,瑞士送展的写字人钟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故障,发条断裂,但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,重新制作发条显然已经来不及,所以钟表室的王津师傅创造性地提出用0.5号钓鱼线来代替发条,并且一干就是半宿,保证了展演的正常进行;漆器组的闵俊嵘年龄不算大,美院出身的他为了了一句“不会弹琴能修琴吗”的质疑,果断选择拜师学弹古琴。为了取得日用的漆料,闵俊嵘跟着漆衣一趟一趟地上山,“百里千刀一斤漆”,就这样一刀一刀地磨平了原有的艺术家乖张肆意的棱角,转而化为了踏踏实实、专注工艺的匠人思维,行事准则都贴上了那一句:“可以巧手以做拙作,不能庸工以当精致。”

不论是摹画室的郭文林师傅,还是木器室的史连仓前辈,甚至包括他们年轻的徒弟,故宫西三所的每一位手艺人,在做人做事上无不彰显着这种工匠精神,这也是我读后的第一个感悟。一个细小的零件需要来来回回多少次打磨才能成型?一斤漆料需要反反复复多少道刀锋才能采齐?修复过程中每一件在我看来枯燥无味的细节,都需要师傅们绝对的专注和技艺。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又何尝没有经历过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“重复”?这时候就需要学习师傅们身上的这种工匠精

委屈的廉颇

□ 周游

国。廉颇得知后怒不可遏地说:“我从惠文王时为大将,到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了,没有遇到过大的挫败,乐乘是什么人,能来代替我?”带兵马要攻打乐乘,吓得乐乘逃走了。廉颇自付在赵国已无法立足,遂投奔了魏国。在魏国的都城大梁定居下来。魏国尊廉颇为客将,但因他原是赵国大将,并不信任他,也不重用他。不久,楚王听到了这个消息,便派特使到魏国,秘密地把廉颇接到楚国,并且拜他为楚国的将军。廉颇被逼走以后,秦、燕等国经常在赵国边境挑起事端,威胁赵国的安全。赵悼襄王九年(公元前236年),赵国派兵攻打燕国,秦国以救燕为名,派王翦和桓楚等率两路大军攻打赵国,占据了赵国很多地方。赵国不能抵御强秦的进攻,屡次被秦国击败,这时的赵悼襄王才国危思良将,想召回廉颇,但他又听说廉颇已老,不堪任用。于是派唐玖去探望廉颇,看其是否还可用,并送去盔甲一副,良马四匹。唐玖赴楚前夕,郭开赠以黄金,要求唐玖只说廉颇老迈不堪,早已不能打仗。唐玖接受了贿赂,前往楚国看望廉颇。

廉颇虽身在异国,却一直关心着故国的安危,见到唐玖,非常高兴。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健壮尚能领兵打仗,在招待使者的酒席上,一餐饭吃了一斗米的饭,十斤肉。酒酣饭饱之后,廉颇又披上盔甲,骑上骏马,拿起长戟,舞弄起来,威风不减当年。廉颇要求唐玖为之缓颊。而唐玖已接受郭开的贿赂,回到邯郸,竟对赵王说:“廉将军年事已高,虽然饭量还很不错,但是脾胃不好,与我同坐,一会儿工夫,就拉屎三次。”赵王一听,不由叹气,打消了召回廉颇的念头。

郭开是小人,唐玖也是见钱眼开的小人,廉颇终为小人所困。赵国的军国大事也终为小人所害。我读历史,读来读去,常常感到好多大事小事,几乎都败在一帮小人手里。而奇怪的是,小人常常得势得志。秦国间谍王敖曾就郭开诘问廉颇事问道:“你不怕赵国灭亡吗?”郭开回答:“赵国的存亡是整个国家的存亡,不廉颇是我个人的仇敌。”为泄一己私愤,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,这就是小人的逻辑。唐代周昙有《春秋战国门郭开》诗云:

秦衰郭开月深,何人沾赠郭开金。

廉颇还国李牧在,安得赵王为尔擒。

廉颇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。廉颇担任楚将后,并未建立什么功劳。他说:“我思用赵人。”(《史记廉颇蔺相如传》)但赵国终究未能重新启用他,致使这位胸怀报国之心,并为赵国守土捍疆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,郁郁不得志,最终默默无闻而死在楚国的寿春(今安徽寿县)。正如司马光所言:“廉颇一身用与不用,实为赵国存亡所系。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平心而论,赵国是战国后期实力仅次于秦国的国家:有一大批军事将领,如武灵王、廉颇、赵奢、李牧、庞煖等,尤以廉颇、李牧最为著名;军队也有数十万精锐之师;赵国因连年同秦作战,百姓也十分熟悉军事。但其君主多为无能之辈,对奸佞之臣言听计从,长平之战战死四十五万,精锐尽失,即便再有千百个廉颇和李牧,最后也难逃灭亡。

千百年后,辛弃疾亦有相似的遭遇,想起廉颇,遂写下千古名句:“凭谁问,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”(《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》)我看我们的历史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社会学、政治学等角度好好考察一下这个“小人文化”和“小人政治”。

神,不仅要耐住性子将事情做完,还要一丝不苟地将事情做好。就像裱画前的磨墨工作,浓一分淡一分都不行。工作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,于工作,没有大事小事,只有手头上需要完

成的每一件事。

中华上下五千年,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是需要某些事物来彰显一个时代的印记,可能是一件瓷器、一把古琴,也可能是某一座钟表,它们留存至今就成了文物。只是这些文物或多或少都有了斑驳或者损坏。当今的中国,经济高速发展,科技日新月异,快节奏似乎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代名词,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,也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。习总书记强调,“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,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”于是我们的文物修复师登上舞台,他们用心呵护着每一件文物,秉持着“最小干预原则”,最大程度地保护和延续文物的生命,还原文物经年不变的容颜,也给后人留下了溯求中华文明之路,正如摹画室的巨建伟师傅所言:“利益是短暂的,传承是恒久的。”

在故宫深处,重重宫墙隔绝了喧嚣的人声、车马声,只留下木器组里那声声清脆的鸟鸣,或许还夹杂着几腔绵软的猫叫,“静”是西三所从古至今的主旋律。每个匠人师傅都专注于眼前的活计,抛开熙熙攘攘的名和利,数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清贫,耐住寂寞。当那些修复如初的文物重新在展览中焕发光彩,受世人观赏赞叹时,如果不是这本书,这部纪录片,似乎还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。工作就好比是一场修行,修行要先修心,“磨性子、静下心、沉住气”,不汲汲于追名逐利,自然会求得内心的那一份踏实和满足。

一个下午的时间,读完这本书,掩卷长思,这里面蕴藏的历史缩影及人文情怀,可能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反复琢磨、推敲、品味,在这浮浮沉沉的世间,寻得一方心灵净土是何其珍贵。

莫忘初心,无问西东。

大京果嘎嘣脆

□ 居述明

大京果好像不是本地独有,安徽有叫“芙蓉果”的,应该是同一种东西。小指粗细,长近一寸,外面裹着糖霜,芯呈蜂窝状,一咬,嘎嘣脆,八里路都听得到响。也有用开水泡来待客的,外加一勺白砂糖,而我们以为只有牙不好的人才这么吃,报以一脸的鄙视:那泡得软软吞吞的像极了一条鼻涕虫,有什么吃头?

若是给大京果寻寻根,那无疑来自北方,还带点京味。于是便攀上了皇亲,说是跟乾隆皇帝有关。乾隆,我是喜欢的,写了四万多首诗,我只记得什么“一片两片三四片……”还是个烂尾,别人给续上的,自嘲的“十全武功”,我也搞不清,但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大咖级的“网红”成为我的偶像。“传说,乾隆下江南(哪一次?重要吗?)走到某某地界……”你看,精彩的段子来了,不需要微博,不需要朋友圈,漫天飞舞,“六片七片八片九片”,飞到而今看得见。谁说其中就没有一片大京果呢!

老家大京果做得好的数杨聋子。其实也不仅仅是大京果,他家的烧饼油条、撒子方酥、金刚脐,对我曾经都是绝对诱惑。他的连家店是我念初中时的必经之路,每天从门前走四趟,害得我每次都摸摸空空的衣兜。我甚至怀疑,他是不是故意把店安插在学校门口,跟山大王似的,尽想着那杀人越货的勾当。

杨聋子短瘦,浑身巴骨肉,常见他光着上身,在案板前揉面,弓着腰,两根膀子撑着面团,还不时托起面团,“啪”一声拍在案板上,干面粉扬起一层雾,震得案板直颤,震得后背上的汗珠刷地落到

裤腰上,落到地上。烧饼抛子,“滴滴答,滴滴答”,一天敲到晚。我甚至恶毒地想,他真该庆幸是个聋子,要不怎么吃得消?我们听不到两声就赶紧逃,直差捂耳朵。

小强常在他家买吃的,这小子爸爸是大队干部。一次,我们几个跟在他后面半天,见他没有分而食之的善举,就称看到杨聋子今天把鼻涕擤到面里了,对,还有鼻屎!可这小子还是恶心地舔光了手心里的最后一粒芝麻。气得我们纷纷发誓,再不给这狗日的抄作业,转过身,咽下一口不争气的口水。

拜年礼——大京果照例是杨家的。外婆家离得远,小时候都是父母牵去,一直吃到正月十三,上灯,外婆家的饭桌上也就只剩咸肉烧青菜了。稍大些,拜年的事就我们兄妹仨代理了,现在想,大概是父母认为仅凭两包大京果换五张嘴吃人家一顿,有失厚道吧。大年初二,三个人每人拎几包灰纸包着的大京果,提前搞清楚是谁家谁家的,起个早,出发。泥路坑坑洼洼,冻得又硬又滑。走到半路,馋虫勾人,把纸袋抠个洞,摸两个,咔嚓!分不清是咬大京果的声音还是踩破薄冰的声音。如果因为贪睡,或路上贪玩,化了冻,那就惨了,鞋上粘了几斤泥,走到中午十二点也不一定到。一包大京果趑拉下大半身子,一副灰头土脸的丧气样。

外婆家的老柜上已经有几袋年礼了,我们飞快把自己的袋子往里面塞。瞟一眼外婆,她正从锅里捞一块猪后座,忙着给我们切瘦肉。哈,没发现,一定没发现。

工作之后,我去杨家买过几次,只是老杨换成了小杨,短身白胖,他最小的儿子继承了手艺。外婆说,比以前小了点,味道还是那个味道。过两年说,别买大京果了,没牙了,买点京果粉吧。又过了几年,京果粉也没人喝了。

得当。周师傅淬火很特别,眼看千锤万打的镰刀火候到了,就来紧火红的镰刀仔细看了看,然后对着吹了口气转身突然投入一旁的冷水桶里,吱——一阵白雾腾起,等雾气渐渐散了,夹起来进到炉火中烧得透红后再次锻打,达到火候又二次淬火后这镰刀就基本打成功了。接下来还要用钢铲刀去铲铲刀刃进行修饰一番,这把刀才算最后成功。每把刀前后要费时两个多小时,可见其工匠精神不简单哩。为了表示信誉,周师傅还在每把刀的刀库处打印上一个“周”字。刀不快不称心满意随时可来调换,因而他的生意十分红火。

那时我们上学课业不重,课余时间没什么活动就去逛街。我常去玩的地方是鞋匠铺。这鞋匠铺的匠人是位年轻的聋哑女子,心灵手巧,动作熟练。她能根据人们脚的大小宽窄等情况设计出各不相同的鞋样子,然后按客户要求选择不同布料去做鞋。她私人定制的单鞋、棉鞋、拖鞋、儿童虎头鞋、新娘子的绣花鞋,样样出彩双双漂亮,一看就让人喜欢,一穿就合脚。她那飞针走线专心的神态,让人陶醉。她见人微微一笑,用眼神和手势与人交流,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她鞋子做得好,价格又公道,生意很红火,虽起早带晚仍然忙不过来。不少人在农历十月初就来订做过年鞋了,一般要到腊月二十以后才能拿到。在她的鞋匠铺里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到处都挂的鞋子,让人看得有点眼花。我常想,她的生意为什么这样好呢,是因为她追求美追求精致不断创新工匠精神。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如今的小镇上,各种匠铺已基本不存在了。消失得最早的是染衣铺,接着就是银匠铺、篾匠铺、铁匠铺、木匠铺……现在仅存的只有一家剃头铺也就是理发店了。

小镇上的工匠铺

□ 陈治文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在家乡小镇周巷读初中。周巷,还真名副其实,所谓街道其实就是一条300多米狭长的大巷子,对面宽仅仅3米多一点。灰青的小砖头铺地算是街道,两边房屋有砖瓦结构的,也有草木结构的,没有楼房。在我印象中这老长的街上,除了商店、供销社、粮站、肉案子、豆腐店、浴室比较热闹一点外,引人注目、人来人往的便是各种工匠铺了。有铁匠铺、鞋匠铺、银匠铺、铜匠铺、篾匠铺、铅皮匠铺、染衣铺、木匠铺、剃头匠铺、锁匠铺等十几家。这些工匠铺让周巷小街充满了生机,一年到头总是那么热闹繁忙。

最热闹的地方首推铁匠铺了,那里从早到晚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不绝于耳。熊熊的炉火热浪熏人,打铁师傅总是光着上身还汗流浹背,穿一条短裤、围一条盖到脚面的帆布围裙,严严实实地护着双腿不被飞溅的流星似的铁屑烫伤。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,铁锹、镰刀、锄头、“四齿”“三钗”“二刀”、小铲锹,还有厨刀、锅铲、铁勺子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具被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。他们还根据人们需要,打造出砌房造屋、修船箍桶等所用的各种钩钉、扁钉、圆钉、参钉、铁箍等铁器。需要什么就能打出什么,很受人们欢迎。在几家铁匠铺中最出名的要数一个姓周的大师傅了,他的拿手绝活是打镰刀。他打的镰刀钢火好,锋刃快,耐磨又轻巧,方圆十几里都很有名气,就连近邻的川青、司徒以及宝应的王营、夏集的农民也纷纷慕名前来订打。周师傅每年打的镰刀有好几百把。然而一把好的镰刀也是不容易锻打出来的。首先要选好料,第二要火候好,第三要淬火